

诺门罕之锤

郭雪波 著

诺门罕战役，扭转二战趋势
诺门罕之锤，填补文学空白
战场硝烟，红色间谍
血与火的青春浪漫

中国出版集团
中译出版社

68.

诺门罕之锤

郭雪波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中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诺门罕之锤/郭雪波著. —北京: 中译出版社, 2018.8
ISBN 978-7-5001-5748-9

I. ①诺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0143号

出版发行/中译出版社

地 址/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

电 话/(010) 68005858, 68358224 (编辑部)

邮 编/100044

传 真/(010) 68357870

电子邮箱/book@ctph.com.cn

网 址/http://www.ctph.com.cn

总 策 划/张高里

责任编辑/范 伟 张孟桥

封面设计/沃宝华工作室

排 版/北京竹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印 刷/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/新华书店

规 格/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/28.5

字 数/360千字

版 次/2018年8月第一版

印 次/2018年8月第一次

ISBN 978-7-5001-5748-9 定价: 4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 译 出 版 社

献给杰出的共产国际谍报员德力戈少校
献给诺门罕战场浴血奋战的红色勇士们

亚洲腹地诺门罕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，不久后就搅动起
南太平洋的一场风暴。二战格局被改变了。

——美国军事专家洛伦兹教授

在战争中，第一个倒下的是真理。

——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



主要人物表

德 戈——共产国际谍报员，伪满兴安师少校，曾化名戈壁

莲 花——伪满兴安师野战医院护士，少尉

苏 德——阿尔山寺老药师。又称德姆奇

旺 钦——伪满兴安师5团3营营长，大尉

少 喇 嘛——伪满兴安师5团1营营长，大尉

寺田樱子——寺田利光女儿

吉 姆 扬——活佛，阿尔山寺老住持

巴 彦——阿尔山寺老药师

刘 田 仓——伪满兴安师5团2营营长

秦 蓉——伪满兴安师野战医院护士，少尉

巴 拉 丹——伪满兴安军管区司令，上将，莲花父亲

郝 尔 罗——伪满兴安师4团副团长，少校

滕 先 生——名哈丰阿，革命家。新中国成立后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

爱新觉罗·宪东——肃亲王二十一阿哥，共产国际联络人

阿勇巴图——伪满兴安师参谋，中校

多 尔 吉——“七爪蝎”老六

刀 疤——“七爪蝎”老三

王 海 山——伪满兴安师少尉，野田顾问副官

秦 焕 章——伪满兴安师5团团团长，上校，秦蓉之父

甘珠尔扎布——伪满兴安南省警备军司令，川岛芳子前夫

朱可夫——苏联红军诺门罕战场指挥官，先少将后大将

丹达尔——蒙古国骑6师师长，大校

沙日布——蒙古国骑6师原师长，少校

雅科夫列夫——苏军第11坦克旅司令官，少将

寺田利光——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，大佐

猪口三藏——日本关东军后任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，中佐

辻政信——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，少佐

曾根崎——伪满兴安师日本参谋，中校

野村登龟郎——伪满兴安师师长，中将

小松原道太郎——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长，中将

植田谦吉——日本关东军司令官，大将

荻洲立兵——日本关东军第6军司令官，中将

矶谷廉介——日本关东军参谋长，中将

野田——伪满兴安师日本顾问，少佐

山县武光——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步兵第64联队长，大佐

东八百藏——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骑兵联队长，中佐

小林——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步兵旅团长，少将

碓常重——日本关东军“731”细菌部队，少佐

濑尾——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阿尔山寺情报组长，少佐

川岛芳子——肃亲王女儿，本名爱新觉罗·东珍，日本特务

堀内章——伪满兴安师日本参谋，少校

佐藤——伪满兴安师野村师长联络副官，上尉

古索夫——白俄旧军官，关东军驻海拉尔特务，中校

目 录

CONTENTS —

引子 阿尔山寺 / 3

第一章 一个养海东青的年轻喇嘛 / 9

导言 历史记述：东方战场硝烟将起 / 11

第二章 蛰伏古战场哈拉哈河岸 / 107

导言 历史记述：关东军年轻的作战参谋们 / 109

第三章 战场孤谍 虎穴里腾挪闪击 / 193

导言 历史记述：朱可夫临危受命前来鏖兵 / 195

第四章 鹰飞扬 德戈拼死送出情报 / 275

导言 历史记述：草原上的坦克大战 / 277

第五章 诺门罕铁流 挡我者死 / 341

导言 历史记述：雄才大略 朱可夫决战 / 343

尾声 战马雄鹰犹在 硝烟尚未散去 / 413

导言 诺门罕之锤 警钟长鸣 / 415

跋 郭雪波的小说之锤 / 441

引 子

—

阿尔山寺

天空中飞过两只白鹤，啼唤如歌。

肩头架鹰的那个年轻喇嘛，歪骑着马，凝视那白鹤。通体雪白，头顶有丹红，体态优雅而漂亮，他忍不住赞叹：丹顶鹤！回草原了！

他接着向前眺望不远处一座庙，嘴角露出一丝笑，轻语：我们也到了。

肩头的那只鹰“咻”一声啼叫，黑蓝色羽毛在阳光下发亮。这是个春季少有的晴朗日子。

阿尔山寺，其实是座青砖加土坯的混搭建筑。

两间经堂，五个老喇嘛，孤零零戳在离诺门罕稍北边的草原上。灰秃秃，破旧不起眼，如一失去风采的老妇女。西南数十里外是蒙古国，偏西北百里外是苏联的外贝加尔斯克，地处三角要处。草原辽阔，四周无村落，也不见香客来。该寺初建时，就不是格鲁派喇嘛教

信徒们朝拜烧香之地，而是一个专门研究蒙藏医学培养喇嘛大夫的处所，因而不接待那些恨不得把心肝肺都愿掏给庙上的蒙古信徒们。别看这寺庙不起眼，可级别不低，当初直属大库伦（乌兰巴托）宗教皇帝哲布尊丹巴活佛管辖。阿尔山寺的冷落，应始于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。那会儿内地孙文武昌起义胜利，各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，曾无比辉煌的三百年清朝溃然倒塌，中原大乱。大库伦那位藏族活佛哲布尊丹巴，也乘机登基为“大蒙古国”皇帝，不顾宗教约束娶妻称帝，当然也顾不上已属另一国度的阿尔山寺了。

1932年东北私生出日伪“满洲国”，波及内蒙古东部。新上任的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带一千人来阿尔山寺，宣布征用庙堂后边几间土房，号称给蒙古孩子办学，请来的教师员工却是几个日本人。开始还有些孩子，后来孩子们转走了，可那几位神秘秘的日本人并没有离开，依然住在后边的土房里进进出出，房顶上高竿金属圈儿照旧摆在那里。上边还装男孩们喜欢的小风齿轮，迎风转动，发出沙啦啦的悦耳声音，尾部穗子随风飘逸如只鸟儿，就是飞不走。

那个年轻喇嘛来到庙前，把马拴在桩子上，鹰移放到鞍桥鹰架，然后径直走去敲那紧闭的寺门。不是“僧敲月下门”，而是“喇嘛敲日下门”。旷野无人，四周阒然，寂静中这情景倒是别有一番情趣。

陈旧的板门，终于欠开一条缝，露出半个佝偻的肩背和一个低垂的秃头。打量来者，冷言道：“没听俗话说‘一人不进庙，两人不看井’吗？”

“晚生非俗人，是喇嘛，打南边来的一个喇嘛，一只世外闲鹤而已。”年轻喇嘛合掌笑答。

“你倒不傻，非俗人，装闲鹤。”垂暮之年的老喇嘛，嗓音低沉阴冷，宽袖遮脸只露出眼睛，依旧歪着脖子上下端详来者，态度不友好，问道，“那你这只闲鹤来此何事？”

“晚生求见贵寺住持吉姆扬‘葛根’。”“葛根”，即活佛。

黑瘦的年轻喇嘛从怀里拿出一封度牒，恭敬奉上。

老喇嘛接过度牒并不看，继续狠狠地审视年轻喇嘛，两束目光如从枯井里闪出的寒锋。弄得年轻喇嘛很不自在，身上起鸡皮疙瘩，不舒服。

“老住持有病，现在不见客。”老喇嘛想了一下，又问，“你从哪里来？”

“禀报巴格夏（老师），晚生打南边老远的库伦旗兴源寺来。”

一听库伦旗兴源寺，老喇嘛顿时收敛傲慢，眼神也柔和了许多。南边库伦旗俗称小库伦，跟北边乌兰巴托大库伦并举，属于清廷控制漠南漠北蒙古地黄教事务的两所“圣地”，老喇嘛不敢怠慢。

“失敬了，小师请入内。”老喇嘛终于从陈旧板门后头显身。由于推开庙门须动手，他的遮住脸的宽袖就放了下来。

看到他全部脸，年轻喇嘛如见了鬼般吓得一哆嗦。

老喇嘛几乎没个人样。四十五度佝偻的罗锅身躯还是次要的，当他放下宽袖后露出的那张脸，真如患过瘟病的老鸡皮，纵横着千百条密密麻麻的细纹络，颜色泛青又泛黑，还点点滴滴透着些白化点。那些令人生恐的那些白化点，已经大面积布生在手臂和脚踝等处，与其说皮包骨头，倒不如说瘦骨上粘着一层正在溃烂的青黑色薄纸，风稍大点就能把他干缩的身子刮上天空去，变成风筝。年轻喇嘛不免生疑，这样的一个人，还能算是人吗？怎么还能活着呢？进而想，号称培养喇嘛大夫的医学圣地阿尔山寺，怎么会有这样一位病秧子丑鬼喇嘛，不嫌丢人吗？

“吓着你了吧？这就对了！住持‘葛根’派我守门，就是为了吓走那些老来骚扰的闲散生人，呵呵。小师请吧！”

年轻喇嘛定住神，笑一笑，然后回头朝坐骑方向发出一声口哨。“嗖”地一下，那只鹰隼如支箭镞飞射而来，轻轻落在年轻喇嘛伸出的左手腕皮套上，如一轻功高手。

这下，轮到老喇嘛吓了一跳。

“这是什么鸟？”

“它是我哥。”

“你哥？鸟儿怎么能是你哥？”

“这鸟儿名叫雄虎儿，我哥名字也叫雄虎儿，所以它是我哥。”

说罢，年轻喇嘛架着他“哥”迈开步子就要进庙里去。

老喇嘛一个箭步挡在他前面，没想到一阵风能吹倒的人竟如此神速，令年轻喇嘛惊愕。

“小师且慢，这鸟儿——你哥，不好入内。”

“为什么？它是我哥啊。”

“寺庙是佛善之地，这鸟儿嗜血食肉，作孽之物，不便入内。”老喇嘛振振有词，字句清晰。

“那我也不能把我哥丢在外边，它的视线不能离开我的。”

“那也不得入内。”老喇嘛依然不开通，顽固地坚守理念。

“这可怎么办？不让入内，我只好打马回走了，可惜我还有一封信函，要投给住持‘葛根’的，罢了。”

年轻喇嘛也斗气，转身便走。这下，也难住了鬼佬喇嘛。

“小师，请留步，待老衲请示一下住持吧。”

这时，他身后出现了一位更老的喇嘛，身着紫红长袍，清瘦高雅，银髯飘飘，精神矍铄，白眉下的双目温和而深邃，一见就知是位得道高僧。

“不必请示了，让他哥也进来吧。”那高僧说。

“您是吉姆扬‘葛根’！小生戈壁拜见活佛。”年轻喇嘛向高僧下跪叩拜。

“起来起来，不必俗套。”吉姆扬活佛说着，眼睛盯住年轻喇嘛的鹰隼，脱口而说，“好俊的一只海东青！”

“瞒不过‘葛根’的法眼，我哥是海东青。”年轻喇嘛一笑。

“海东青？传说中，海东青更是嗜血成性，鸟中猛禽，扁毛类畜生中好杀生的邪恶之首啊！”鬼佬喇嘛再次惊呼，声音有些失真，意

在有力度地提醒住持。

吉姆扬活佛抚须一笑，朗朗而言：“德姆奇药师，你可知，正是嗜血成性邪恶之首，老衲才允其入内啊！教化至善，万生皆有佛性。再说，这茫茫人世，难不成进庙烧香的芸芸众生，全是至善至德之辈吗？非也，非也。反而，他们当中，不少人在世间做了很多恶事造了不少孽，才进得庙来烧香拜佛捐钱捐物，冥冥中以图减轻罪孽，寻找开脱之法。其实，现在好人进庙的，倒是不多了！”

年轻喇嘛忍不住拍掌。不愧是得道高师，真正的悟佛者。

就此，从小库伦兴源寺来的年轻喇嘛戈壁，带着他的“哥哥”海东青，在阿尔山寺住下来了。他是受库伦旗札萨克大喇嘛推荐，前来阿尔山寺学习研究蒙藏医学的。度牒，身份证明，举荐信，一应俱全，还有一定的学资捐款，没什么让人不放心的。

一住仨月。戈壁默默无闻，老老实实，勤勤恳恳，跟着吉姆扬“葛根”学医。

沉浸于蒙药典籍：伊舍·巴拉吉尔《识药品鉴》、索勒日哈木《药物识别》、占布拉·道尔吉《本草图鉴》等巨著。然后就是携带着他“哥”海东青，去野外辨识采集上千种草药：黄芪、红芪、白芪、百合、穿山龙、蒙古菰、蒙古九苓草、西伯利亚艾菊、王不留行……哦，王不留行，多古怪的药名！

年轻喇嘛戈壁全身心钻研学习蒙藏医学，尤其对那些有毒性的草本，似乎更有兴趣。吉姆扬“葛根”忍不住夸赞他聪慧、悟性高，能融会贯通，举一反三。只是那个鬼佬门神德姆奇老喇嘛，始终不冷不热，不阴不阳，时不时地投来狐疑的目光。藏传佛教的活佛称谓颇繁杂，最高四个大活佛是达赖喇嘛、班禅·额尔德尼、哲布尊丹巴·呼图克图、章嘉·呼图克图，这四位必须由中央政府册签任命。而其他级别活佛——葛根、呼必力汗等，则由各大寺庙自己册签转世。吉姆扬“葛根”的医学造诣，在整个蒙古宗教界颇有权威，德高

望重，在呼伦贝尔地区更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日本人搞出“满洲国”，虽然扶持满族人溥仪当皇帝，但满族人口少又没有具体地盘，而蒙古人占有广袤的大草原和大兴安岭地区，蒙古骑士们又历来骁勇善战，致使日本人不得不尽力笼络和倚重蒙古人，避免与他们反目。因而，占据阿尔山寺后边的那几个神秘日本人，也不轻易到前边来骚扰，对寺里几个老喇嘛保留着几分客气。

后来，事情发生了变化。

那是个飘着雨丝的上午，有位受重伤的日本人，不知从哪里爬过来的，昏倒在阿尔山寺门前。肠子都流出来了，耷拉在一旁，浑身都是血，半张脸几乎被刀削没了，面目狰狞。显然，他是想爬到后边去的，没有成功，昏倒在这里。衣着破旧脏烂，蓝底小花和服被血水浸透，腰带上佩挂一把刀，脚上木屐已经失落一只。从其扮相看，像是个日本浪人。

自然是鬼佬喇嘛先发现的。那会儿他头上戴着一顶旧呢子帽，拄着一根藤拐杖，不知从哪里回来。老住持说，他在外边总有事需要出去转，也不知都是些啥事。

鬼佬先是犹豫，后鬼哭狼嚎地呼叫起来，声音凄人。

“出事啦！死人啦！是个鬼——日本浪人啊——快来人啊——！”

第一章

一个养海东青的年轻喇嘛

